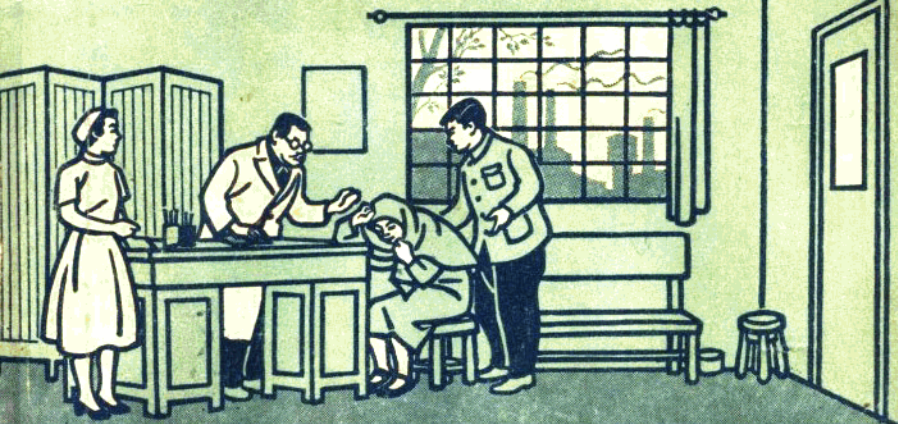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滑稽戏

板板六十四

方觉非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板板六十四

〔滑稽戲〕

人物： 秦惠民： 年四十余。某紗廠的醫務室主任，醫術頗精，性格固執，有“板板六十四”的稱號。

、侯佩玉： 年四十余。是秦醫生之妻，家庭婦女。

、秦小瑛： 年二十。是秦之女，廠內會計科科員。

李耐冬： 醫務室日班護士。

陳健明： 醫務室夜班護士。

黃海良： 年四十余。廠內駐衛警。

老 周： 年五十余。老年工人。

馬鴻升： 年二十余。廠內水電工程技術員。

吳鶴松： 年二十余。保全部技工兼工會文娛組干事。

侯葆生： 年四十余。是佩玉的胞兄，廠內管理科主任。

高 達： 年二十余。技術員。

朱突山： 年二十余。廠內的總務科庶務員。

方正平： 年四十余。廠內工會主席。

、王小妹： 年二十余。廠內經審委員會委員。

、張大嫂： 年三十余。工人家屬。

、錢大媽： 年五十余。工人家屬。

趙興寶： 年二十余。青年工人。

羅金生： 年二十余。青年工人。

刘嘉濤：年六十余。工人家屬。

群 众：若干。

第 一 幕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夏末秋初，某星期六的上午八时。

地点：楊浦区靠黃浦边紗厂的医务室。

布景：台右是医务室的出入口。台中玻璃窗可以看見外景：工厂烟囱，樹木。台左是医生的寫字台。靠里有白屏風。后面通內手續間，旁边有医藥仪器玻璃櫥。窗下有長靠椅，病人候診坐的，靠右場角有圓凳，包扎用坐。

啓幕：陈健明一人在場。因夜班將要交班，正在等待日班來接替。她坐在靠窗長椅上看書，一會兒站起看鐘。耐冬上場。

陈健明：啊呀，八点鐘到啦。

李耐冬：正好八点鐘。

〔陈健明与李耐冬二人笑了一下親熱地。〕

陈健明：耐冬，你來啦，我要去了，我下班罗。（進左門內換衣服，下）

李耐冬：（在場收拾整理物件，对左門內說）今天真勿巧啦，路上碰着一个朋友，講了几句閑話，差一点迟到。

〔老周早在窗外等秦医生來看病，看看等不及了，上。〕

老 周：李小姐，秦医生來了嗎？我的胃气病又發了。

李耐冬：噢，你的胃病又發啦，請坐一會兒。（对左門內）健明，秦医生來了嗎？

〔陈健明在內应声：“还没來。”〕

李耐冬：（对老周）噢，秦医生还没有來。

老 周：我看見他來了。

〔陈健明换了衣服出來。〕

李耐冬：你看見他來嘞，怎么不到医务室里來嘞？

老 周：不是看見他本人來，看見他的女兒小瑛的腳踏車在厂里啦。

李耐冬：你这人真是馬虎，他們爺倆虽在一个厂里，但是工作部門是兩個啊，而且不是一起來的。

老 周：我出去尋尋看，也許在外面。（自右門下）

陈健明：秦医生向來不迟到的，今天怎么迟到啦？噢，耐冬！我做移交工作啦，（將手里的卡給李耐冬）其他都看过了。喏，这一張是姓王的，打了一針，也許要來請你再給他打一針。耐冬，我去啦。（將要下場时，被李耐冬叫住）

李耐冬：健明，我告訴你一樁事情，我真想想好笑。剛才我看見吳鶴松拎了只皮球，甩东甩西的不知道干什么，看他真忙，我想着真好笑。吳鶴松釘牢你，會計室朱突山末，釘牢小瑛，你想好笑不？

陈健明：噢，小瑛有了高达了，怎么还会和朱突山好呢？耐冬，以后婁瞎講，小吳这个人我看見真討厭，打球打冲鋒、生產磨洋工。我婁看他。

李耐冬：就是有点小毛病末你也應該劝劝他，帮助他，也用勿着婁叫应，婁看見罗。

陈健明：好了，好了，婁講了，我要去啦。（要下，看了看鐘）啊呀，过了五分鐘了，秦医生还没有來。耐冬，我到會計室去看看他看，要是在，馬上叫他來。（从右門下）

〔这时吳鶴松拎着皮球、穿着球衫，跑上。〕

吳鶴松：咳！健明，我想和你談談。

陈健明：你要談什麼？

吳鶴松：噢，健明，我只眼睛又紅了，請你給我看一看，好嗎？看好我就要上班去啦。

陈健明：抱歉，我已經下班啦，你叫李小姐看一看吧。

李耐冬：好，我來給你看吧。

吳鶴松：不，我的眼睛一直是她看的。（轉身）健明，請你給我看一看，好嗎？

陈健明：紅眼睛！你想一想你早晨什麼時候起來的！

吳鶴松：早晨四點鐘就起來的。

陈健明：為什麼天還沒有亮就起來呢？

吳鶴松：四點鐘起來在房間里練丟籃球的姿勢，到五點鐘到球場丟籃球。

陈健明：天還沒亮就在房間里練籃球，不是要妨碍人家的睡眠嗎？

吳鶴松：我練丟籃球的姿勢啦，沒有聲音的。球場練足球也沒有人聽見的。

陈健明：照這樣下去，你的身體還要壞下去。

吳鶴松：那里，我正要練好身體啊。我講給你聽。

（唱）我每天起來老清早，

拿了皮球朝外跑。

踢得渾身都是汗，

從來勿喊吃不消。

踢得厂里響聲響，

馬上上工不遲到。

人家飯後打中覺，

我在場上發虎跳。

放工之前先約好，
籃球比賽真熱鬧。
一直踢到吃夜飯，
飯後參加跳舞蹈。
一日工作蠻辛苦，
文娛活動也重要。
調劑精神身體好，
不到半夜不困覺。

陳健明：虧你講得出，到了半夜還不困覺。這樣下去不但要眼睛紅，還要瞎！

吳鶴松：跟你講你不知道的。李小姐是哦，對她講她勿曉得的，練好身體可以保家衛國。

〔陳健明進右門下。老周由右門上。吳鶴松回頭錯把老周當陳健明。〕

吳鶴松：健明，儂搭我只眼睛看一看好哦？（很熱情地動作）

老周：吓。

李耐冬：好了好了。我來給你看吧，健明已經走啦。

吳鶴松：噢，我現在還有事體，明早來看吧。（吳鶴松下場，下時將拎的皮球甩在老周頭上，轉身打招呼，又一下子）

李耐冬：一日到夜釘牢健明。（對老周）老周，秦醫生你尋着哦？

老周：我到廠里也去看过，並沒有。秦醫生今天這麼晚來。

李耐冬：秦醫生從來不遲到的，今天可會有啥意外事情？

老周：他倒不會出事，我倒要出事情啦。（坐到長靠椅上）

〔這時張大嫂上，抱了小孩來看病。〕

張大嫂：秦医生呢？我的小囡不滿意。（先坐到右場角圓凳上，后又到寫字台旁坐下）

李耐冬：秦医生还没有來，等一歇就要來的。

〔病人錢大媽上。〕

錢大媽：秦医生來了嗎？

李耐冬：還沒來，請坐一歇。（替小孩量热度）

錢大媽：（對張大嫂）嫂嫂！

張大嫂：噠，嫂嫂，儂來做啥？

錢大媽：我頭痛。

張大嫂：頭痛是“干痒”，痛得厉害的时候眼睛也要紅的。

錢大媽：噠，是啲。小囡囡怎么啦？

張大嫂：喏，小囡昨天夜里哭了一夜，不知道啥地方不舒服。

〔李耐冬給錢大媽量热度，又将小囡体温表取下，替老周量热度。〕

張大嫂：（對錢大媽及老周）你們二个看什么毛病？來看过不？是第一次來？

〔这时老周及錢大媽因嘴里有体温表，所以只有呵呵之声。〕

李耐冬：（對老周及錢大媽）請不要講話。

張大嫂：叫你們倆講話。不过毛病要告訴她听。（見老周及錢大媽二人繼續呵呵點頭）儂作声啲，这么大年紀一点勿懂的！

〔李耐冬把体温表取出。〕

老周：李小姐，我有热度？

李耐冬：热度倒沒有。

老周：沒有热度，倒有“啥度”？

張大嫂：“啥度”（疲倦之意）末你困一歇。

〔这时窗外有爭論声傳來，在場人对窗外看，秦医生和黃海良右門上。

秦惠民：（怒容滿面地）一場刮子迟到五分鐘，你对我在外面纏倒纏了十分鐘！

黃海良：这是我的責任，你迟到一定要办理手續的。

老周
張大嫂：（同时講）秦医生，給我看病吧。

錢大媽

秦惠民：儂看这么多病人等我看，你不要妨碍我的工作。

黃海良：既然你要工作，請把工卡給我，我到人事科給你代办迟到手續。

秦惠民：一場刮子五分鐘，你就斤斤較量，还要代办迟到手續。（發怒地）好，我迟到，手續我自家去办，这里請你來代办代办吧。

黃海良：医生叫我代办，笑話，秦医生，你要明白，各人有各人的職責。

秦惠民：好。（把袋內工卡摸出向桌上一丟）你的責任。这里是我的責任，請你出去。

〔黃海良对秦惠民笑了一下，收了卡下場。老周、張大嫂、錢大媽三人爭先的要看病。

秦惠民：李小姐，你是不是第一天來工作？毫无次序！（換白色工作衣）

李耐冬：（对众）勿要爭先，应当要有次序，（对錢大媽）請你稍許等一歇吧。我們要先照顧小囡。

老周：按照次序，我先來看。

錢大媽：勿要瞎講，我來沒看見你。

老周：我去尋医生去的。

錢大媽：秦醫生不是在這裡。

老周：我去尋秦醫生的！

秦惠民：（衣服換好）喂，喂，要吵到外頭去吵。

張大嫂：請先照顧第二代，讓小囡先看。（坐到寫字台旁）

老周：好，照顧第二代，我算第一代，吃虧點吧。

錢大媽：儂算第一代？還有我哩！

老周：勿見得我是第三代羅。

張大嫂：秦醫生，我的小囡專門吵鬧。

秦惠民：我吵關你什麼事？當我是你的小囡！

張大嫂：不是。秦醫生哭了一夜。

秦惠民：誰哭了一夜？

張大嫂：小囡哭一夜，不見得我哭一夜羅！

秦惠民：大人哭一夜也是有毛病。小囡什麼毛病？

張大嫂：什麼毛病末要問你的嘞。

秦惠民：（把听筒听小囡胸。一面寫藥方，一面對張大嫂講）小囡飲食要當心，大小便怎麼樣？

張大嫂：瀉肚子。

秦惠民：胃腸不清，吃坏的。受了涼，要當心點。（把方紙給李耐冬配藥，并揮手叫張大嫂讓開）

張大嫂：（坐到圓凳上）秦醫生，要不要再來看？

秦惠民：好了就嬾來，勿好再來看。

張大嫂：你這話不講也不要緊的。火氣這麼大，真有點“板板六十四”的。

〔老周、錢大媽二人搶先看病。〕

錢大媽：讓我先看。

老周：我先看。

錢大媽：照顧我年紀大，讓我先看。

老 周：好，你年紀大要先看，年紀小小囡也要先看。

李耐冬：（把藥水給張大嫂）大嫂，三個鐘頭吃一格，藥粉可以同时吃的，吃兩天。

錢大媽：秦醫生，我頭痛得抬都抬不起，請你看一看，時常要發的，這一晌長久不發了，這兩天天氣關係，人又吃力點，所以又發啦，頭痛得不得了。

秦惠民：嫌多煩，頭痛少講話。

張大嫂：（對錢大媽）嫂嫂，我去啦。

錢大媽：你抱囡囡走好啲。

秦惠民：關照你嫌煩，還要煩。

張大嫂：你这醫生，這種脾氣對病人，我要到工會里去告訴主席。（由右門下）

秦惠民：（診斷下）你这个毛病要打針。

錢大媽：醫生請你勿要打針，吃藥吧。

秦惠民：打過針還要吃藥水。

錢大媽：藥水嫌吃，吃藥片好哦？

秦惠民：有毛病吃藥還要揀！

李耐冬：大媽，打針不痛的，你胆大點。

錢大媽：李小姐你給我打，秦醫生火氣大我吓的。

李耐冬：大媽，是我給你打，請你進來。（帶錢大媽往左門下）

秦惠民：（對老周）請你過來。

老 周：第一代第二代還有哦？

秦惠民：挨着你啦。

老 周：有末看看完，我晚點看。因為你火氣大，等你退退火再看。

秦惠民：你算來諷刺我？火氣再大，看病要細心，勿能馬虎，
做几十年医生了，这点还勿曉得嗎？啥个病？

老 周：老毛病。

秦惠民：啥个老毛病？

老 周：胃氣病。

秦惠民：還沒好嗎？

老 周：好了我也不來看啦。

秦惠民：这毛病非常討厭。

老 周：便当末自己看啦。

秦惠民：要耐心点。

老 周：急也沒用場。

秦惠民：你的火氣比我還要大末。

老 周：这叫“以毒攻毒”。

秦惠民：还是我給你看呢你給我看啲？

老 周：你給我看啲。

秦惠民：你倒明白的。毛病有几年啦，怎么得的，明白不？

老 周：明白的。講起來伤心，解放前的工人，一天到晚做
生活：休息時間都沒有，吃的冷粥冷飯，有一頓沒
一頓，热天热煞，冷天冷煞，怎么屢生胃病呢？比不
得解放后，工作規定時間，生活末有保障，吃飽着
暖，还有劳保……

〔李耐冬、錢大媽同出。錢大媽取了藥水瓶，下場。〕

秦医生把藥方給李耐冬配藥。

秦惠民：每日來看，要看得它断根。

老 周：謝謝你。

〔電話鈴响，秦医生听。厂內新裝空气調剂器，要秦

医生去看一看。

秦惠民：（听电话）装好了？试过哦？好的，我来看一下吧。

（右門下）

〔李耐冬將藥粉及藥水給老周。〕

老周：李小姐，今天秦医生怎么火气这么大？

李耐冬：迟到了五分鐘，駐衛警要問他拿工卡办理手續，秦医生鬧情緒啦。这完全是爱面子思想。

〔窗外發出“啊唷”“啊唷”声。秦小瑛与陈健明扶了朱突山，吳鶴松跟在后面，从右門上場。〕

朱突山：喔唷！喔唷！

陈健明：这里坐一歇吧。（扶朱突山在圓凳上坐下）

秦小瑛：李小姐，我爹爹呢？

李耐冬：你爹爹到厂里去看調剂器啦。

朱突山：（因陈健明替他拉褲脚管）喔唷，喔唷！

陈健明：喊勿要喊，以后自家應該要小心点。（到李耐冬处）

李耐冬：健明，他是哪一科？

朱突山：我是总务科庶务員，朱突山。

李耐冬：喔，朱突山就是你，你怎么受伤的？

老周：你怎么会受伤的？

朱突山：（唱）首先要表揚秦小瑛，

不愧是个青年人。

思想純正品質高，

工作積極人人敬。

今天會計室里大扫除，

小瑛領頭頂起勁。

她們扛只寫字台，

我去搬开墨水瓶；
她们扛只保险箱，
我末拿好热水瓶；
她拿拖畚拖地板，
我把痰盂汰汰清；
她拎一桶开水来，
我马上想去相帮拎；
眼睛看着秦小瑛，
不小心一脚浸在开水叫救命。
为了帮助秦小瑛，
烫得我好象酱蹄筋。

老 周：你这伤，是为工作伤的，是工伤。

吴鹤松：什么“公伤”，为了秦小瑛伤的，是私伤。

朱突山：婊子讲，不管工伤私伤，总而言之硬伤。

老 周：什么硬伤，乐极生悲的悲伤。

吴鹤松：小瑛拎水你送上去受伤，就是送丧。

朱突山：我受伤，你们还要来讽刺我，谢谢你们，和你们情商，情商，让我脑子清爽，清爽。（听见交班的打钟声）
我上班啦。

老 周：我也要上班啦。（同下）

陈健明：（对李耐冬）我回去啦，耐冬，你辛苦吧。（下）

〔电话铃响，是由老总科转过来的，李耐冬接电话。〕

李耐冬：喂，是谁？医务室，哦，小朱，朱突山。喂，是你的电话。

〔朱突山踱过去听电话，问李耐冬是男人打来的还是女人打来的。〕

李耐冬：是女人打來的。

朱突山：女！（頓住，目視秦小瑛一下，回頭對李耐冬）謝謝你回她說我不在。

李耐冬：噢，喂，朱庶務員對你說不在。（回音來要朱突山听）哦，一定要他听。喂，朱突山，叫你听。

朱突山：象你这样說法，她当然曉得我在的末。（接電話）喂，誰？我在工作沒有空，哦，又要銅鈔？多少？（在電話里作手勢）這點够吧，喏，這點。这么笨。喏，噢，噢，噢，你看不見的。兩千，還瞎講，要末二百。呀？二千？好好好，怎么，还不够？三千？好，等我落班再談吧。怎么？還要帶件旗袍料？好，等我來再談吧。（對秦小瑛）喔，小瑛，你還多心，这是我的男朋友的女人，我在外頭交朋友向來有义气，危難朋友都要來向我借銅鈔，我不論多少总要答应人家一點，你還多心，我從來沒有女朋友的。

秦小瑛：你有沒有女朋友管我什么事？真是笑話。

朱突山：噢，小瑛，我下子班請你看電影。

秦小瑛：誰要！

朱突山：（回頭見李耐冬）李小姐，我也給你買一張票子。

李耐冬：誰要！（對秦小瑛）小瑛，你爹爹的脾气真不好，今天迟到了五分鐘，駐衛警問他拿工卡，他發脾气鬧情緒，你應該要幫助幫助你爹爹。

〔秦医生上。〕

秦惠民：我在这里喲，請你來幫助幫助喲。

秦小瑛：爹爹。

秦惠民：（不理秦小瑛。看見朱突山）李小姐，这个人怎样？

李耐冬：他受伤啦。

秦惠民：你伤在哪里？

朱突山：（一面叫痛一面講）头上，头上。（当秦医生在他头上摸时）喔唷，头上还好，大家做得蛮起劲，身上，（秦医生在他身上摸）身上不过弄得齷齪点。脚上末，（秦医生在他脚上摸，朱突山痛得跳起来）喔唷，我去帮小瑛拎开水的，不当心脚踏在铅桶里，烫得象叉烧，全是泡，吃不消。

秦惠民：刚才看你蛮神气末，还要请人家看电影啦。

朱突山：刚才我忘记啦。

秦惠民：李小姐，带他到里面去。（指左门）

〔李耐冬、秦小瑛两人扶着朱突山进内室，秦小瑛退出来。〕

秦小瑛：爹爹，你今天火气这么大，为着什么事？

秦惠民：（不答应。看了她一眼，即往左门进内）

〔高达右门上。〕

高达：噢，小瑛。

秦小瑛：高达，钟点到啦，你为什么不去困觉啊！

高达：下了班本来要回去的，最近还有点旁的事，想把车件改革一下，在计划一张图样。

秦小瑛：那么你到这里来干吗？

高达：近来我身体不好，咳嗽，来请你爹爹给我看一看。

秦小瑛：爹爹在里面给朱突山看脚，我扶他来的。

高达：小瑛，你倒发扬阶级友爱。

秦小瑛：你总不注意自己身体。咳嗽厉害吧？

高达：最近还好，就是还得防备半路里杀出程咬金来，那

就难保身体了。

秦小瑛：什么程咬金？

高 达：你当然知道，这些事最伤身体。

秦小瑛：你别多心，你胡思乱想想什么！

高 达：事实摆在面前。

秦小瑛：我和他一起大扫除才扶他来的。

高 达：你说什么？

秦小瑛：你不是指我扶着朱突山的事吗？你怕他是杀出来的程咬金。

高 达：你想到哪里去了。同志来扶他来看病有什么关系。

秦小瑛：（红脸）你说话就是爱绕圈子，给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什么程咬金程咬银的。

高 达：我是指防汛工作。目前搞生产已经够忙的了，再加上防汛，我这技术员自然逃不了。每年那个时候，我的咳嗽就大发作。

秦小瑛：什么事还少得了你这个积极分子。

高 达：小瑛，你刚才提起朱突山，我倒有句话，他也是防汛会的委员，你与他在一个部门工作，要劝劝他，他做的事总常出乱子，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。

秦小瑛：你个人就有点神经病，说不好的。（打一下）高达，我想我们俩的事应该要和爹爹姆妈讲一声。

高 达：好的。明天礼拜日我到你屋里来。

秦小瑛：你来吃饭，顺便先和姆妈谈一谈。

〔二人表示亲热动作。黄海良上。〕

黄海良：（笑）小高，你下班啦，为啥不回去哟？

高 达：喔，我有毛病来请秦医生看病的。

黄海良：小高，你的毛病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。喏，女科秦小瑛，一看就会好。

高达：你还要讲笑话。

黄海良：（唱）小高眼光相当好。

小瑛真聪明，
文化水平高，
两家头扎朋友，
大家全知道。
勿要怕难为情，
请你们要记牢。
糖果先预备，
只等喜期到。

同志们来贺喜大家看热闹。

高达：刚才我听见你在“哇啦”“哇啦”吵，为点什么事体？

黄海良：噢，为了秦医生迟到五分钟，要他办迟到手续，他不肯交工卡。

高达：（对秦小瑛）你爹爹的思想怎么这样子？

秦小瑛：唉，是嘛，还是用旧社会眼光来看现在社会。

〔秦医生由左门出。〕

黄海良：秦医生，手续办好了，工卡还你。（将卡交给秦医生）

秦惠民：嘿，摆在你那里好了，下趟迟到末省得拿来拿去。

黄海良：这是你的气话。

秦惠民：会扣薪水吧！会受检讨吧！（坐在写字台转椅上）

黄海良：扣薪水受检讨，有组织上来处理，你这算什么意思？报复思想是不正确的。（回头对高达）小高同志，请你来批判一下，今天秦医生迟到五分钟，我们厂